

河南冶铁遗址的现代阐释与思考

姚智辉 邵盈尹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古代矿冶类遗址自身的特点, 制约了对于其研究、保护及展示工作的开展。对河南冶铁遗址的阐释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选择国外典型矿冶遗址, 分析其阐释过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经验, 从阐释方向、阐释的主题和视角、阐释模式等多角度进行思考和展望。

关键词: 矿冶遗址; 古荥冶铁遗址; 舞钢冶铁遗址群; 阐释

矿冶类遗址包括采矿选矿遗址、冶铸遗址和综合遗址。全国发现的数千处古代矿冶遗址, 有 23 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八处铁矿冶遗址, 除一处为近现代的汉冶萍煤铁厂矿遗址外, 其余七处均在河南, 分别为西平酒店冶铁遗址、古荥冶铁遗址、下河湾冶铁遗址、望城岗冶铁遗址和瓦房庄冶铁遗址、铁生沟冶铁遗址和舞钢冶铁遗址群。

相较于其他遗址, 古代矿冶类遗址的专业性更强、遗存本体也更为脆弱、对其发掘和认知受限, 也直接影响到对其的研究、保护和展示。本文选择国外代表性矿冶遗址, 通过对其阐释过程的分析, 以期为河南本土矿冶遗址的阐释提供一些借鉴。

一、河南冶铁遗址的阐释现状与不足

河南冶铁遗址的阐释, 主要有以下两种典型方式。

(一)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一与专题博物馆结合的原址展示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主要发掘遗迹有炼铁炉、窑址及其他附属设施, 大型积铁块、炼渣、矿石、模范、铁器等遗物。是当时世界产量最大的冶铁炉。积铁块是能反映冶铁规模与产量的标志物, 自然也是遗址阐释的极佳对象之一。古荥冶铁遗址十余块积铁块, 少数是封闭陈列, 大多数是半开放式的展陈。科学研究和保护是充分阐释的前提。古荥冶铁遗址对积铁块研究保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收到良好效果。

在研究、保护基础上原址展示, 古荥冶铁遗址博物馆围绕古荥冶铁流程、古荥冶铁竖炉、古荥陶模铁范和成品的制作和中国冶铁业的历史发展, 进行展示。采用遗迹展览、文物陈列、多媒体重现、3D 虚拟展示等, 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规模、价值和内涵。

(二) 舞钢冶铁遗址群—传统冶铁文化和工业旅游结合

舞钢是我国年代最早、技术最先进的古代冶铁遗址之一。目前已在舞钢发现石门郭、铁山庙、沟头赵、尖山、许沟、圪垯赵和翟庄等七处战国至汉代的冶铁遗址。相传龙泉、合伯等宝剑亦产于此。

现代舞钢, 是具有完整的现代钢铁产业链的工业城市。将古代冶铁遗址与现代钢铁产业结合, 是舞钢开启城市名片创立的新模式。当地政府不仅收集整理当地冶铁文化的资料, 编纂成册、拍摄专题片、建立龙泉古剑生产科研中心、建成以冶铁文化为主题的中国(舞钢)冶铁文化博物馆, 还将传统冶铁文化的民间载体的庙会演变为物资交流大会、把舞阳矿业旅游园区、舞钢公司展馆、冶铁博物馆、平舞工程会战展馆等整合, 将钢铁产业与旅游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 串联露天矿坑、地下矿道、炼铁高炉、热轧、冷轧等活态工业生产景点, 打造精品工业旅游线路,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现代钢铁工业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传统制造到现代智造的蝶变。

以古荥和舞钢冶铁遗址为代表的现代阐释, 已经进行不少有益的尝试, 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就河南地区整体冶铁遗址的阐释而言, 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首先, 原址保护的难度较大。开放环境中的遗址, 极易受到破坏; 原址保护会占据一定的土地空间和矿产资源, 造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 相对大型矿冶遗址, 规模小的冶铁遗址, 价值和观赏度更低, 既无系统、完整的调查、发掘资料, 也缺少有关文献记载, 多数尚无完善的建设规划, 遗址缺乏管理, 人员和资金严重不足。最后, 冶铁遗址阐释方式千篇一律, 风格雷同。矿冶遗址中的遗迹观赏性不强, 遗物如铁器、铁矿、炼渣、陶器、石器等, 也难以像青铜器、玉器一样对游客产生视觉冲击。

二、国外矿冶遗址阐释过程带来的启示

由于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和认定标准的变化等原因,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未必列入工业遗产名录。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官网)2023 年资料, 世界工业文化遗产的名单中, 与矿冶相关的遗址大概有三十多处。我国尚无一例以矿冶遗址为主体的遗产, 被列入世界工业遗产名单。了解国外对于矿冶遗址的保护和再利用的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不足, 从他处吸取经验。

我们选择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矿冶遗址, 一个是亚洲首个入选的矿山遗址—日本石见银山遗址, 一个是冶铁遗址—布基纳法索古代遗址, 对它们阐释过程进行分析, 以期为我们起步较晚的矿冶遗产的阐释带来参考和借鉴。

(一) 日本石见银山遗址—围绕“人与自然”主题的横向阐释

石见银山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银矿山。石见银山遗址共有包括矿山、坑道、行政建筑, 以及港口城镇、银运输和出口的道路等十四处遗迹, 展示了白银采掘、冶炼、运输整个流程。2007 年石见银山首次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实地考察时, 得到的评价是“普遍的显著价值不足”, 建议“暂缓登录”。后在日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下, 申遗团队将重点放在阐释石见银山以人力为基础的集约型矿山开发和“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理念上。普通矿山通常采用火药开山, 露天采掘, 而石见银山是人工开凿坑道, 横向采掘, 避免破坏山体; 冶炼方面, 没有因为需要木炭燃料而乱砍滥伐, 而是在有序砍伐的同时, 进行规划补植; 由于采用灰吹法冶炼银, 没有产生水银等有害物质, 没有造成矿区病,

周围的水和植被未受到侵害,生态环境始终保持良好。恰当的主题与理念的确立,是石见银山在2007年6月申遗成功的关键。

现遗址占地极广,分为核心区(遗迹及矿山小镇)、一般遗迹保护区(街道)和缓冲地带(港口及港口小镇)三部分遗迹。根据遗址区不同区域,制定不同保护对策。游客可参观坑道和展示的各种工艺;生活街、建筑物适合人们漫步或者远距离徒步;港口小镇的疗愈温泉适合休闲。发挥民间力量,当地退休人士来当志愿者、邀请不同专业方向大学生实地探访等。这些对策和具体措施使该遗址进入可持续、循环利用型的开发模式。

(二)非洲布基纳法索古冶铁遗址—以冶铁技术为轴心的纵向阐释

西非布基纳法索古冶铁遗址,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遗址由分布于不同省份的杜鲁拉、天威、雅曼、金迪博和贝基5个遗址点组成。杜鲁拉遗址点代表非洲冶铁的初始阶段,发现有公元前八世纪的半地穴式熔炉。天威、雅曼、金迪博和贝基,则都是公元十世纪以后布基纳法索地区大规模的冶铁基地。整个遗址包括十五个熔炉、若干炉基、炉渣堆积、矿坑、居住遗迹,遗址用到的锻造技艺一直延续到今天。

农场扩张、当地金矿的开采压力以及水土流失和动物破坏等环境条件,是该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压力。当地政府采取传统保护方法和机构管理结合的措施:通过模拟熔炉的保护试验进行抑制熔炉退化的研究,加大对冶铁遗址的技术保护力度;结合周边的遗址建立价值评估体系;调整管理结构,使得管理体系更加灵活;以非破坏性的勘探为主,在部分地区试掘,继续推进考古研究,同时促进遗产的增值;将遗产列入官方旅游路线当中,加快建设参观设施和基础设施,鼓励当地居民通过接待游客、组织活动、作为导游等方式获取更多就业机会,参与到遗产阐释的全过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国外矿冶遗址的现代阐释,为河南冶铁遗址的研究、保护、展示带来诸多启发和借鉴:要有专注的主题和理念;重视遗址的保存、保护和增值;加强研究和保护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延长遗迹、遗物的寿命和相对良好的状态;给游客传递与冶炼相关的知识、工艺、技能等;密切与当地居民、专业机构的联系;加强与公众的互动等等。

三、对河南铁矿冶遗址阐释的展望

结合国内外矿冶遗址的研究、保护、展示经验,对河南冶铁遗址的未来阐释有以下思考和设想。

(一)突出矿冶遗址的特点—以技术为核心的阐释方向

矿冶遗址是古代冶金手工业的遗存,技术是其最大特色。将技术作为核心进行阐释,离不开围绕技术的研究。古荣冶铁遗址铁路的夯筑技术、椭圆形的炉缸设计、炉腹角的出现、铁器品种繁多等,这些技术造就古荣冶铁作坊当时的辉煌。

舞钢冶铁遗址群中不同作坊,功能各有侧重。尖山遗址具有采矿功能;许沟、翟庄、圪塔赵主要作为生铁冶炼作坊;铁山庙遗址同时兼具采矿和冶炼的功能;沟头赵和石门郭遗址,则很可能是对生铁进一步加工成为炒钢的作坊。该遗址群已经形成了具有采矿、冶炼、铸造、炒钢等一套较为完整的钢铁生产体系。

坚持以技术为核心的阐释方向,才能更好地构建技术体系,为矿冶遗址的阐释提供丰富的科学依据。

(二)阐释的主题和视角的选择

矿冶遗址的阐释立足于本遗址的技术特征和传统冶炼文化,通过遗迹、遗物以及核心技术,确定阐释的主题和视角。

古荣是秦汉时期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和水利枢纽中心。便利的位置为古荣冶铁遗址原料的输入、产品的集散和技术的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发达手工业使得古荣成为当时的经济重镇。对于古荣冶铁遗址,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点”,从横向空间视角出发,将主题定位在古荣冶铁遗址的地位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方面,结合发掘的遗存,依托荣阳故城大遗址进行展示。

舞钢冶铁遗址群的阐释,需要横向和纵向视角的结合。横向阐释,需将众多大小不一的冶铁遗址,由“点”到“面”联合起来,以区域遗址群映射出当时较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为主题;纵向的阐释,对传统冶铁文化进行历史追溯,揭示当地冶铁文化在当今钢铁产业城的发展与传承。

(三)阐释模式的个性化

古荣冶铁遗址的阐释,不应仅局限于冶铁手工业,而是要兼顾历史地理因素进行考量。古荣冶铁遗址是世界遗产“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附属遗产,该段运河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的运河遗存。古荣有着秦汉时期最大的粮仓—敖仓,将古荣冶铁遗址与运河示范段、古荣历史文化名镇结合,不仅有助于扩大冶铁遗址的影响,更有助于提升古荣区域影响力。

舞钢遗址群的阐释,仍需延续将冶铁文化与城市建设结合思路,在保护遗址、同时,彰显城市个性,打造以科技含量和企业文化为卖点的工业旅游,企业借助游客的参观,获得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企业知名度,这是一种双赢的阐释方式。

冶铁遗址的阐释,需要多方力量投入,当前我国遗产保护模式中,政府、专家、遗产保护相关人员成为遗产保护的主力军。矿冶遗址的良好阐释,离不开政府的政策、资金、制度支持,但矿冶遗址的阐释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如何激发公众参与矿冶遗址阐释的积极性、如何增强居民对遗产保护的责任感、搭建公众切实地参与的平台以及建立“以居民为核心”的保护制度等都是值得深思课题。

相较其他遗产,矿冶遗址强调的是纪实而非观赏性,相对缺少活力。河南是古代铁矿冶遗址最为丰富的省份,如何针对矿冶遗址专业性强、观赏性弱的特点,结合自身定位,寻找出一条合理保护与展示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葛瑶. 西汉时期中原地区冶铁技术的发展——以河南古荣冶铁遗址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 214(019): 58-60.
- [2] 张周瑜, 邹钰淇, 孙凯, 等. 河南鲁山冶铁遗址群的技术特征研究[J]. 华夏考古, 2022(2): 82-96.
- [3] 赵杰, 李辉摄影/绘图, 张建军, 等. 山西高平李家庄冶铁遗址的调查[J]. 文物季刊, 2023(1): 3-8.

本文系2022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河南冶铁技术发展史”(2022XWH03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姚智辉(1969—),女,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考古与冶金史研究。邵盈尹,女,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研究生。